

聖武記

函
十
冊
丞

聖武記卷十一

武事錄記 兵制兵編

邵陽魏源撰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武

明萬曆四十二年

始立八旗每三百人編一佐領

領十五百人

國語梅勒章

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

國語梅勒章

都統設左右副都統

國語梅勒章

八都統是為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也

國語梅勒章

國語梅勒章

其額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

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為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

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為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歸入漢軍自

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於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及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

兵從 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 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拉山東之兵豫

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其徵於外藩者惟科爾沁等

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為禁旅而分鎮各省者為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

額不增故乾隆後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

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佐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僉兵多不過八

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馬甲一十人
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領催馬甲之優者選為領催以司冊籍俸餉每佐領下
人此三項馬甲共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人領催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一百五十一人計領催
五十人共七百五匠役每佐領下有弓矢鞍轡等匠共五十一人備隸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曰前鋒每佐
十人共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應營驍曰護軍每佐領下
二人共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應營驍曰護軍每佐領下
皆滿洲又健銳營二十人即雲梯兵也亦在八旗前鋒習遠攻曰火器營其額數與應營驍曰護軍每佐領下
六十八人又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應營驍曰護軍每佐領下
百八十八人又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應營驍曰護軍每佐領下
位運蓋溝橋演放白塔山設信礮九百三十位每季秋配一百三十人礮甲每佐領下一人滿蒙共八
內大臣六百名為行圍進哨之用亦以領侍衛內大臣又信礮營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
驍騎營內之礮甲三百二十人共藤牌兵百人共八百人每佐領下八人共二亦滿洲蒙
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為營而皆隸於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十八人共萬有五千九百
三十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一百六十六人步軍十二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
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滿蒙漢步軍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
五城巡捕營步兵萬人則隸旗兵而亦隸於步軍統領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旗步兵則曰提
督實一官又有此綠營之附於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餘
左右翼副之

丁二萬七千四百不與馬滿洲養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
養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給米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盤
共三項養育兵二萬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盤
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新強

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千四百十人守園場八

五十人盛京吉林寧邊門七百二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於將軍都統

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於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斡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於八旗馬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爾蒙古為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哈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都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閭中以是為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有火器始於康熙前鋒營有健銳始於乾隆圓明園有護軍始於雍正

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并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并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內有漢兵九百九十四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

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總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

我朝用兵異於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於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當元孫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其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即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於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畧專恃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闥加以賞罰嚴明無過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我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於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母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於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桂曾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

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統領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衛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統領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如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有領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稍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為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為津貼精壯之數使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壘壘一新黎藿不采而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疫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於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

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詔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十萬兩今已增至七十八百萬兩尚何不足而

不嚴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其計二項歲支尚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 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官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尚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遵依前 旨施行及嘉慶十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戶部尚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辰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衛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三百五十九萬尚不抵武職挑補名糧之數請 勅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於是十九年閏二月 詔曰乾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營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蠲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為政費國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尚八十餘萬此 國朝兵餉出入一大關鍵

順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尚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

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共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十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

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需悉取給于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王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賦財復去三分之一關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敵費可知今見于方畧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攝夫馬舟船器械弓矢名需索苛派甚至革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

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繁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當日

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

能戡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聚趾締造而有餘後宣店堂履厚而不足同計之臣必富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初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開兵動支大半乾隆初

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及折糧開闢之積動帑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十餘萬及四

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十餘萬乾隆六十餘萬為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然其年詔稱庫

帑仍存六十餘萬及四十六年之詔又增至七十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

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而五十一一年之詔仍存七十餘萬又道光

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為國計所慮之極或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用帑百萬其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則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而東例收尚不及新疆金川兩次之數若云河工獨賑則乾隆中亦承前無若云八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衆而增餉若云錢銀出洋價昂則上累官民不以此而耗夫國課乃博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哉

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數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則錢糧奏銷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莫十年

思免一次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宗室者未嘗不累於國計而銀價

日昂之敝在官民者亦然通欠夫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

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捐輸捐封捐貲等鹽課未足額

三也順治中各省鹽課共二百餘萬則說無贏餘四也康熙中開差各員不但無贏餘且不足正是乾隆中鹽課則五百七十餘萬則說無贏餘四也康熙中開差各員不但無贏餘且不足正是

皆雍正十餘年清釐整飭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恭宴聯句詩註云戶部總冊奏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內奉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銀餘一千八百一十一萬餘兩是年歲留協防撥本不及正賦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請歲用約餘銀五百萬兩即增兵餉尚

餘銀二百萬今此聯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餘千萬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
郵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時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末平定以前陝甘兵餉
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

詔稱西陲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
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
省二十餘萬已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
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都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
餘萬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陲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
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以後言之也至
因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徧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為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撫防缺額
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即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
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
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釐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
七萬三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
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

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田
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十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
一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
餘萬兩滿漢兵賞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
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
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贖
回旗人舊園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
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
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
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千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
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麥蜀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
十兩宮殿苑園內監二十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
錢糧及河災庫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
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奉時詔不能定數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

第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坊地日削軍民因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奇問我朝既平察哈爾室其地為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廠其掌於上駙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廠而內地和州養馬之項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為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駒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此制遵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懼北寇之抄掠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例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為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

敕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

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首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善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陸隴其亦有疏請保舉母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詔曰據

湖南巡撫浦霖奏未陽生員賀世盛私造罵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為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

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即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請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為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也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十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并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即奉
上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
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為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即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口張家口古北口獨石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臺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犁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為止凡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暫卜尊丹巴刺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効力軍臺近日則臺

員吳憲苦各以資募蒙古代之繼其費曰臺費員分達四部者又有塞爾喀自備之驛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賜祭朝使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報馬不在官設臺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即位後惟四善政一平定全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各處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減金並舉知部傳之關於塞外也甚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鈴離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駝馬中道餒殍而宣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有備無患令多攜而需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繼滿兵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則

聖祖自將之每駐營

上親於近帳之

地指示泉脉有曰善達者地窪而潤有曰賽爾者山間溝徑此二地皆尺許即見泉有曰布里托者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有曰克布爾者水潛地中野驛以蹄挾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之惟礮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連乃改用駝員以行夫以九五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不獨全軍挾纊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北塞外乎故曰善達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恆駝之法莫詳於張鵬翔之西使記較寢以護其肉峯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而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駄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

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脫焉不苦於水草若夫要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法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奪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陰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省凱旋僅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概予世襲因昔蓋承平久則人習晏安非此不足以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擒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即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詔革邁斯漢職即以高天喜代為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於金川也

上為泣下

詔言朕以小醜跳梁

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

御製詩悼之謂綠旗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鼙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子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因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王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涼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爾哈善參贊哈靈阿都統順德訥提督烏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訥世通辦事大臣十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

李時升奏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宣望賞不遺賤而罰不寬貴族
能使將士用命曰臣不庭及四五十季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道施之恒瑞任承恩黃士簡石峯
望安南貽誤之李侍楚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密選擬重辟奉擬八議免其伏劍然未有罪不上
聞者

曠及有儲養中樞儲養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闕選舉者國不能濟若
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補也臣竊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
又往往違為他官規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為興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
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
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平日則總督奉兵政發或欲巡
閱邊務即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
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尚書外有總督皆缺即以其資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
也又錢微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部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
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院充邊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
誠使酌往準今復巡視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華春及疏曰洪武初關外之寄悉
屬武臣以為旗鼓指麾非監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衛所皆故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校

案參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緝紳用事介冑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儼然將帥之任矣後其人皆攻章句擢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戰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其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試中式舉人願試騎射如洪武三年例試中註冊內以為兵部主事外以為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定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貪狃營窟者或謂弓矢馳驟未必能為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者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為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器械材即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規器械不致以闕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事皆異於今日

按王守仁唐順之韓維錢謙益等皆以文臣善騎射見之集解

友人相鄉謝興峻曾以四川叙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為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為強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色穀而春青稞苦菽牛羊人皆悍勇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土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為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惟畏內地風暑雖遠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此著虎皮而牛衣託胸前掛小紙佛背負大銅爐仍鐵釘繫銀備約又二三